

## 【万米---十二】

罗马，这座位于欧洲南部意大利长靴中部的城市，有着人类历史长河中最为先驱文明也最为黑暗血腥的过往，提起罗马，自然便会想起昔日看似永不陨落所向披靡的那座帝国，从凯撒到君士坦丁，从四世纪后近千年的黑暗时代到随着文艺复兴开始不断萌芽苏醒的自我意识与文明发展，庞杂的时间脉络中，闪耀着人类进步的光辉却也散落着依旧固守的陈规。

如果说古罗马是一部繁复难懂的全书，现代罗马则要显得轻松惬意许多，古老城市街道上穿行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在许愿池边梦想着遇见爱情浪漫的奇幻，也会在巷陌中听着街头艺人撩拨吉他弦，一张张还有些懵懂憧憬脸孔中，阐述着少年不知愁滋味，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和回忆，却也莫不过如此。

然而李大宝好不容易到了自己心心念念魂牵梦绕的浪漫城市，却还没来得及仔细朝圣一番那部看过了无数遍影片中的场所，正顶着个黑眼圈有些愁眉苦脸的和秦明对坐在许愿池附近一家咖啡屋的室外区域，浓郁的咖啡香伴随着异国街头的流连景色，午后的阳光映着周身一片暖色，只是本来很有雅兴的一件事，李大宝却一点也笑不出来，转过脸隔着玻璃橱窗又看了一眼正在甜品柜前的林涛，随即想起昨天晚上让她惦记了大半宿觉都没睡安稳的那句话，简直更觉得眼前发黑，她不禁感叹或许自己其实和罗马八字不合。

航线驶入的9月末，正是罗马最晴朗的季节，更靠近南方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地中海气候的城市和伦敦有着不同的天气呈现，气温显然还维持在夏末的相对高位，不过阳光下似火树荫中类秋的体感温度差异是欧洲整体而言的一大特征，落日后的夜晚气温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沉降，林涛走前还是特意装起了两件偏厚的外套。

昨天航班平稳落地后，还没有接到机组的下机结束通报，李大宝早就难掩兴奋，具体的表现形式为她一边在座位上检查着仪表盘，一边和秦明唠叨着塔台今天这位小哥有必要修炼一下‘英语普通话’，随后又感慨了一番老秦你可以的什么口音都听得懂，秦明的眼神一直盯在机内联络话筒上并没有回答，但李大宝毫不在意他的沉默，依旧自顾自嘴里不停的念念有词，秦明终于在有些无奈中叹了口气，随后抽出航空日志，又跟着拿出钢笔，

“看来下次季度考核还需要加上口音听力这个环节。”

一听季度考核四个字，李大宝立刻没了声息，上次考核前的种种还历历在目，她非常清楚此刻秦明的这个提议估计不只是说说而已，急中生智她赶快指了指窗外的落日景色，试图转移话题，

“罗马我还是第一次飞，适应适应就好了，这里的夕阳景色确实不一样。”

“我也是第一次飞，这不是...”顺着她的手指，秦明抬起眼睛看向了窗外，原本还想要说的话随着映入眼前的景象停了下来，跑道和廊桥的架构其实所有机场都设计的大同小异，只是菲乌米奇诺机场还有着更加世界闻名的别称，达芬奇这三个字就像是有着魔力般，仿佛给眼前早已看惯的结构布局也添出了画面的色彩，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画作中出现了三维空间的体现，”秦明再次开口的话题让李大宝有些感慨人的思维可以有多跳跃，

“蒙娜丽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体现而将人像和自然背景放置在一起，”他又细细的看了看窗外被斜晖裱镀了一层金色的候机大楼外墙，

“这也是人们欣赏达芬奇的一个原因吧，崇尚自然本身的热情，也许才是艺术溯源的根本。”秦明自说自话着轻轻感叹，虽然在三巨匠中更偏爱米开朗基罗，不过他也从不否认艺术本身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个人体会，并没有纵向高低的可比性，李大宝看看他又看看候机大楼，感觉自己完全找不到可以接话的地方，她突然很好奇如果现在坐在秦明身边听过这番话的人是林涛，又会怎么回答。

机组的下机结束通告适时响起，李大宝原本想问问林涛的打算却在看见所有人都聚在机门处的时候暂时放在了一边，

“怎么了？”她探着脑袋问了问距离自己最近的王姐，

“地勤的说有乘客下机以后报失丢了手镯，估计是掉在飞机上了，你和机长先核验吧，我们还得等等。”

“很贵重吗？”

“那就不太清楚了，是位上了年纪的当地女士，刚才航程中和我们聊过几句，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提起过手镯，应该是刚发现。”

“舱位在哪？”不知何时秦明也已经走了出来，

“机长，公务舱的，如果真的掉在了飞机上应该不难找。”王姐正说着，就看林涛手里拿着张纸从舱门走了进来，原本还有些微皱的眉头在看见秦明的时候跟着展平，冲他笑了笑，

“核验单我放在准备间了。”

不过最后驾驶舱核验是李大宝独自完成的，手镯确实是掉在了飞机上，脱落后滑进了座椅的缝隙中，还是拆下了椅垫以后才发现的，秦明和林涛刚刚跟着地勤一起去找了那位年长乘客，李大宝结束了核验后也没急着走，正站在一边看着机组的人把椅垫装回去，

“老秦也是真放心，留我一人核验。”

“宝哥，这是信任你的表现。”潇潇说着抬头看了她一眼，只是笑容显得有些心怀好意，

“而且无所谓，反正一会机长也还得回来复查。”小冼虽然手里按着椅垫，但嘴上也没闲着，还抽空和潇潇击了个掌，

“嘿，你们什么意思，质疑我能力是不是？”李大宝说着撇了撇嘴，

“不能够，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客舱核验，最后也还是要等乘务长回来签字。”潇潇掸了掸手站了起来，

“这叫流程。”小冼跟着点头附和道，

“你们俩干脆成立个相声团出道得了。”李大宝无奈的摇了摇头，

“行啊宝哥，请你当经纪人。”潇潇正收起旁边座椅上用过的毯子，

“给你们当经纪人，纯属自己给自己找气受，不过说真的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这好不容易到了罗马可不是为了看你们表演相声的。”想到自己早就列好的观光安排，李大宝说着一脸可怜巴巴，

“行了，给我吧，一会帮你交给机长，”王姐从旁边走了过来，拿过了李大宝手里的核验单，

“还有你们几个，也都得交完了核验单才能走。”

“王姐，大恩不言谢，同志们加速啊。”李大宝话音未落立刻转身去拿自己的手拉箱。

相比李大宝的急不可待，林涛和秦明已经跟着地勤穿过了候机大厅的嘈杂人群，也没来得及细看第一次落地的机场，好在服务中心离停机口并不远，两个人走进休息区的时候，就看到一位穿着黑色长裙满头银发整齐盘起的女士正安静的独自坐在那里，顺着开门声她转过了脸，秦明留意到虽然脸上已满是皱纹，老人的眼中却察觉不到丝毫苍老浑浊，依旧是明目透亮的色彩，嘴唇上还涂着均匀却完全不显浮夸的艳红色，看清来人是林涛后，她笑着打了个招呼，秦明仔细的看了看她递过了手镯，原本透亮的眸色染出了惊喜的光彩，她在林涛的介绍下也笑着和秦明问了好，然后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请他们在自己的对面坐下，端详着还放在手心里细细摩挲的手镯，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当年结婚的时候，我丈夫还只是一名穷学生，买不起戒指，这只手镯其实是他妈妈留下的，也是那时候他身上唯一能算贵重的物品，”老人随后笑着看向他们，

“他是位画家，身体一直不太好，但最喜欢的色彩就是艳红，我也跟着养成了每天涂这种口红的习惯，到现在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也还是改不了。”老人带着笑意轻轻摇了摇头，

“这个颜色很适合您。”林涛看着她的眼睛，语气诚恳，老人随着这句夸奖露出了仿佛少女般的笑容，

“谢谢你，他也经常这么和我说，自从他离开以后，我还是第一次再听到这句话。”老人说着把手镯重新带好，

“您的丈夫...”秦明不自觉的想要问出口，却又觉得有些唐突而抿了抿嘴唇没有继续，林涛的视线看向秦明，神色里带着些许繁杂，

“他去年过世了，我和丈夫都是无神论者，他对我说不必难过，死后不过只是陷入一场永恒无梦的睡眠，”老人却自然的接过了话题，笑容也依旧平静，眼神扫过眼前并肩坐着的两个人，最后目光落在了秦明看向她的眸色里，

“他也说不需要人们祝福他去天堂，自己一生中最向往的，就是能有画笔画布的地方，如此想来其实已经在天堂生活了大半生，所以并不需要再去那里，”老人依旧认真的看着秦明，

“刚刚在这里等着的时候，我还以为这只手镯也许是找不回来了，不过没有想象中的急躁，我很平静，因为我意识到他一直在我心里，心有所爱之人这种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也没有任何外力可以使之消失的充实，才是最能让人安心的，”眼神中的笑意再次浮现，她举了举手腕，

“所以在看到找回来了的时候，更像是一场意外的惊喜让人开心，”随后她站了起来，林涛和秦明也跟着起身，

“希望我的这份好运也能眷顾到你们。”老人神色真诚的依次看过他们的眼睛。

再次回到机舱时，只有王姐一个人还等在准备间里，其他人早就走没了影，秦明已经先回了驾驶舱复查，林涛大概看了一下内容没有问题后也让王姐先去和机组

会合，最后的收尾工作自己再过一遍就行。等他结束了后排的复核重新回到前舱附近，就见秦明正坐在头等舱的一张客椅上，似乎是若有所思，林涛朝他走了过去，

“都搞定了？”秦明随着这句话收了神看向他，然后点了点头，

“我也马上就好了，你再稍等一下。”林涛说着挥了挥手里的核验单，转头确认着最后几个前舱的细节处，认真核对勾选，秦明的眼神还停留在他专注的侧脸上，又想到刚刚老人走前和他们挥别时的笑容，有些自言自语般声音细弱的开了口，

“如果面对离别时都能这样从容...”

林涛并没有完全听清这句话，他自动行为般随着秦明的声音看了过来，眼神中还透着询问的意味，秦明却微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他认真直望着林涛的眼睛，

“只是在想，刚刚那位女士所说的安心感，我深有体会。”

林涛还在回望着秦明的眸底，随后他扫了一眼此时只有两个人的机舱，难得的机上独处动作也跟着大胆，他直接牵起秦明走到了驾驶舱附近左侧通道的储物柜旁边拉开了叠门，拿着核验单的手还在扶住门边，秦明完全隐在了开启的门板里，只有临近地面的缝隙中能看到一条皮鞋边，

“安心感在心里还不够，有时候也需要表达。”

林涛声音轻柔，两相对望的眸底中互相映刻着对方的脸庞，秦明仿佛认同般点了点头，紧接着感到腰间被林涛空余的手臂有力揽过，下一秒熟悉的温热覆唇而上，机舱中的空气依旧干燥，没有嗡鸣的噪音灌漫入耳，显得急促交缠的呼吸声更为清晰。

在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最为熟悉的环境中共享着唇齿间烈燥的秘密，原来是如此让人兴奋而新鲜的体验，秦明随着更深入探进的吻不自觉的往身后的储物柜里退了

半步，双臂也顺势环过了林涛的颈侧，只是柜子里的隔层板没有给秦明能再往后退的空间，林涛的手掌一寸一寸抚过背脊穿进了秦明的发丝间。

或许是由于对机舱内结构布局的过于了解，此时的这个吻透出了些许仿佛在天光曝露下却又无法控制想要冒险偷尝禁果的快感，这种看似挑战着禁忌般的内心激涌却更像是吸附着唇齿交缠的磁石，让这个吻在细密缠溶间越发散出了难舍难分的意味。

不远处准备间的机内联络电话有些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吻并没有立刻停下，秦明感到发丝间的温热手掌顺着颈侧滑抚，捧过了自己的脸颊，随着睁开眼睛才感到温热离开了唇边，林涛的拇指还在细抚他烧红的颊色，四目相接一番眼神交流，又在秦明的额头吻过，这才有些恋恋不舍的去接了电话。

秦明还有些失神的站在原地细细喘息，随后听到机门处传来了说话声，他深吸了几口气冷静着依旧突涌鼓噪的心跳，然后转身顺势从储物柜下方拿出了自己的手拉箱，又摘下了还挂在里面的制服关上了叠门，地勤和部分保洁人员聚集在机门附近，林涛正在和其中一位交接着手里的核验单，秦明也走近一起确认过文件内容，等到两个人再次走进候机大楼时，斜晖早已沉没，夜色正清朗。

“今天早点休息，第一次值飞落地还是需要照顾一下时差。”两个人进到机组所在的酒店大堂时，秦明点头回应着林涛的叮嘱，就听见不远处咖啡厅里有人叫着他们，

“林涛，老秦，前台人特多，我刚才顺便把房卡给你们拿了。”和机组坐在一起的李大宝正冲他们挥着手，

“谢了宝哥，你们吃饭了吗？”两个人走到跟前，林涛一边接过递来的房卡一边问道，

“没呢，反正晚上也不准备出去了，一会酒店里随便吃点，好好睡一觉明天才能有精神。”李大宝一脸得意，似乎是对自己的规划十分满意，

“乘务长，用给你们留位子吗？”潇潇指着旁边的餐厅，林涛点了点头，

“我们先把东西放上去。”

直到站在房间门口，两个人才意识到李大宝递来的房卡是两扇正对着的房门，等回到餐厅坐下后，她悄悄凑了过来，

“这可是我实地考察过后特意给你们留的两间。”说着她还挑了挑眉，只是想到刚才秦明站在楼道里有些无语的叹气，林涛也不自觉的苦笑着摇了摇头，

“宝哥，你要是再这么下去，我倒是怀疑没准秦明真会开了你。”

就是这句话，让李大宝一直内心忐忑到现在，早餐听着机组人员兴奋的规划着行程时她也完全没心思，而始作俑者林涛却浑然不觉，当时还紧盯地图研究着去巴尔贝里尼广场附近几间美术馆的路线。

和大多数人的选择不同，两个人并没有急着去梵蒂冈或者斗兽场这种热门名胜，而是优先选择了静逸的美术馆，穿行在街巷中的碎石路上时，路过的街边两侧散落着大小玲琅的商铺，其中不乏各色意大利人最拿手的吹制玻璃器皿，晶莹剔透透着匠心工艺，另外的店铺中也陈列满目着他们钟爱的舞台面具，每一只面具都仿佛被精心手绘设计配色中所饱含的热情赋予了灵魂，闪耀着各自与众不同的魅力。美术馆里的陈列同样让人大饱眼福，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大大小小的美术馆中散落着张张幅幅名家名作，两个人正并肩坐在国立古代美术馆主厅的长椅上，从卡拉瓦乔到拉斐尔，被画作包围的空气都显出斑斓色彩，林涛看了看秦明散发着兴趣的眼神，微笑中带着柔和爱意，

“喜欢吗？”

“有很多伦敦看不到的。”秦明也带着笑意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先去你最想看的创世纪？”林涛看了看地图，位于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就在此时正西方向特韦雷河的另一侧，

“要是想去的话应该不难找。”



“没关系,航线还要飞一段时间之后再去也不迟,而且这些美术馆同样有意思,”  
秦明拿过了他手里的地图,看着对方抬起的眼神,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画作中都会描绘骷髅的图案吗?”

林涛想了想,依旧微笑着摇了摇头,

“其实是画家想要表达的一种思想,人都会有离开的那天,”秦明还在认真的看着他,声音轻柔,

“所有人都不例外。”

林涛被这个解释有些怔愣,自从在伦敦连贯出那个猜想以后,他一直尽力避免在秦明面前提起关于死亡和离开的话题,昨天那位长者的话虽然对他同样触动,但他尽可能没有表现出过多在意,此时秦明却主动说起,让他心里一颤,

“秦明…”跟着有些语塞,就在林涛不知该如何继续开口间,只觉得手上一暖,秦明在盖住的地图遮掩下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这也是自然规律,至于其中的理解,不论是无梦长眠还是天堂地狱,总归是一种寄托。”

秦明说着深吸一口气,自从和林涛明确关系后,他一直在尝试着能够用自己的方式从苦难中走出来,比如主动拿出那个抽屉里两个人的照片。秦明也并非不愿诉说,只是每次看到林涛时的满足安定都让他找不到开口的理由和时机,至少在此时此刻,在美术馆中特定的沉静氛围环绕里,秦明有些简单乐观的认为既然自己已经不再忌讳提起这个话题,也许还远不及那位长者般从容,但也应该足以能够让他在长久深困的泥沼中迈步向前。

沉静中林涛在地图下回握住了秦明的手,神色里柔光依旧,他并没有开口。在被林涛手心的温热包裹中秦明自己都没有察觉,其实他的手还是有些发凉。这一丝凉意顺着手心不断传来,让林涛心底翻涌起五味杂陈,不知该如何回答的无力感

让他的笑容也稍显黯淡，但随后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彻底无能为力，至少他还可以兑现之前的内心决意。林涛就这么坐在长椅上静听秦明继续着对各种陈列的不时讲述，直到感觉手心里的淡凉被完全捂热，他才提议去看看其他画作。

不久后走进一间刚好无人的展室时，林涛轻轻牵过秦明的手随后快速吻过了他的耳廓，看着对方开始飘红的颊色和看向自己时眼神中的些许羞意，原本有些黯淡的笑意也再次被点亮。

从店里再回到桌前时，林涛手里的餐盘上除了咖啡还端了两块蛋糕，原有些蔫头耷脑的李大宝仿佛瞬间被注入了精神一般立刻坐直，林涛看着她的反应笑着摇了摇头，

“蓝莓的是推荐。”说着他把其中的一个盘子放在了李大宝眼前，另一个放在了秦明手边，

“不错不错，”李大宝毫不客气的吃了一口，甜度刚好沁在味蕾，让她原本忐忑阴霾的心情一扫而空，罗马果然还是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好地方，

“非常可以，看来没跟她们去还真是对了。”

和机组在街上偶遇纯属巧合，离开美术馆后临近中午，林涛和秦明随意在路边找了一间小店，意大利的特色薄饼披萨在熠熠土培火炉里炼就，浓郁的番茄奶酪配着脆香的面皮和橄榄油，即便是对食物摄取没什么要求的秦明，从小店里出来的时候也感到不知不觉间就吃进去的一整张披萨所带来的饱腹感十分明显。两个人索性也没看地图只是沿着各种交杂的小路步行，和身边所有悠闲散步的人一样，对他们来说去哪里其实并不重要，身边有了陪伴，所有的沿途风景也早就不同。

等留意到人流越聚越多，才发现原来已经走到了许愿池附近，当时因为没睡好而精神疲累的李大宝正站在池水边打着哈欠，随着眼中的水雾褪去，她一眼就看见了站在不远处埋头研究着地图的林涛和秦明。机组的小年轻们活力依旧，把手里提的东西全塞给他们以后又跑去了附近的景点，原本还心情低落抱着一堆口袋被独自和对面的两个人留在街边咖啡屋前的李大宝，此时半个蛋糕下肚，精神也跟

着再次振奋，洒在身上的阳光添出了午后慵懒惬意的气息，她抬起眼睛看看身边走过的各色人流，又看看不远处自弹自唱的街头艺人，再看着眼前坐在一起不时轻声细语两个人，觉得或许生活本身就应该是一种节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蛋糕，她自顾自笑着点了点头，又往嘴里塞了一大口。

秦明虽然依旧很饱，尝过蛋糕后倒也承认味道不错，又看了看林涛还在专注着眼前的咖啡杯，伸手把自己的叉子放进了他的手心，又把盘子往他手边推了推，动作未落手机先响了起来，看着秦明起身走到路边，李大宝立刻把手放在还拿着叉子盯着秦明出神的林涛眼前挥了挥，

“我跟你说，都是你昨天的那句话，我觉都没睡好。”

“什么话？”林涛收回视线，又看了一眼手边的蛋糕盘，

“嘿，就你说老秦要开了我那句啊。”李大宝无语的摇了摇头，合着折磨出我两个黑眼圈，您老先生倒是忘得干脆，

“啊，我就是一说，不过秦明确实不太喜欢被人过于关心隐私，”林涛看着李大宝鄙夷的表情不禁笑了出来，

“是是是不找借口，蛋糕就当昨天这句话说错了的赔罪行不行？不行我再请你一块？”

李大宝心里的忐忑其实早跟着蛋糕咽进了肚子里，再听林涛的语气也算是真诚，她笑着一耸肩，

“你知道我最怕听见‘开我’这两字了，不过蛋糕不错，这次原谅你了，”随后她想起了那天飞机上没来得及问出口的问题，先是声情并茂的把驾驶舱里秦明的话重新演绎了一遍，然后很认真的看着林涛，

“我想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说？”

林涛听完先看了看还站在路边通话的秦明，又看了看拿着叉子的手，仿佛早前在美术馆中手心握住的体温还没有褪去一般，他笑着抬起头看向李大宝，

“他其实也是个浪漫主义的人。”

“浪漫主义？”李大宝的语气都透着些许狐疑，

林涛自然知道她在质疑的是什么，继续笑道，

“文艺复兴的始发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时代，是想要摆脱长时间以来宗教束缚和一神论的时代，这与十八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席卷的启蒙运动和伴随着孕育而生的浪漫主义思潮有着一定相似的背景，浪漫主义本身的含义并不是现代释义中表现儿女情长的‘浪漫’，那是一种非常含糊而狭隘的解释，浪漫一词的词根起源于‘Roma’，是对古罗马人精神的一种追顾，浪漫主义的概念其实也很宽广，包括对生命自然以及人生命运的感悟和思考。”

李大宝正双手拖腮有些怔愣的看着林涛，随后她轻叹着感慨，

“林涛，说真的，我觉得你和老秦都入错行了，感觉你们更适合去大学里教书。”

“我就算了，对这些的了解其实也都是受秦明的影响，家里的书没事也会翻翻，”林涛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照你这么说，秦明应该确实很适合大学教授。”

林涛抬起眼睛看向秦明，想象中神色都透出柔和，一副细框眼镜配上精致的自裁西装，站在讲台上干练自信的身影，从容体系的理论结构，等等一切都和眼前的人融合在一起，眼神中不自觉发散出更加浓厚的迷恋，李大宝却没有给他更多想象的时间，她神秘秘的又凑近了一些，

“对了，人事科给你消息了吗？”

“这次回去应该就能有了。”林涛收住思绪看着李大宝点了点头，

“行啊，你怎么跟他们说的。”李大宝的语气中透着钦佩，

“也是赶上有以前认识的人正好在，又解释了一堆理由才算说通。”想到这段时间所费过的口舌，林涛无奈的笑了笑，随后看向不远处的秦明，刚好对方结束了通话也看了过来，迎上林涛的笑意眼神时，不自觉的有些脸红，然后抿了抿嘴唇回到了座位上，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回程航班落地以后我要先去趟空培组，名单上有些细节还需要确认。”

“好。”林涛点头应道，

“今年空培要招多少人？我看他们可是没少张罗。”李大宝想起之前去隔壁组串门的时候聊起过，

“具体数字还没有最后确认，”秦明看了一眼跟接电话前相比大小毫无变化的蛋糕和还握在林涛手心里的叉子，伸手拿了回来切下一块，又把盛好蛋糕的叉子重新放进了林涛的手里，同时还在继续着讨论的话题，

“不过按照初筛的情况看，应该会比往年多，今年这批整体水平不错。”

李大宝有一种视觉和听觉在同步处理差距过于明显信息时的混淆感，但她决定表现出专业而故意无视了秦明手上的动作，

“所以今年监理培训的机长人数也要增加吧。”

“还不确定，要等最终名单。”秦明顺手拿起了林涛推来手边的咖啡杯。

回程航班落地后，秦明签好驾驶舱核验单和林涛打了个招呼就直接去了空培组，李大宝也没急着走，她等在一旁，抽出了本机上杂志随意翻着。全部工作结束后的机组正一起在候机大楼里穿行，秦明不知道要在空培组逗留过久，等他回来还有首次目的地值飞结束后的碰头会要开，想着回到办公区也一样是等，机组的行

进速度并不快，李大宝和林涛走在最后随意闲聊着公司里的一些大小事，小柳凑了过来，

“宝哥，乘务长，他们要去买杯咖啡，你们要吗？”

李大宝转过脸就看见小冼和潇潇也回头和她比划着什么，点了点头，

“二先，给我来杯热的。”

“宝哥，可得给钱啊。”小冼说着先快走了几步排进了咖啡厅前面的队伍里，李大宝无语的看了他一眼，也跟了上去，嘴里还念叨着我是这样的人吗，林涛看着他们笑着摇了摇头，又看了眼手表，估计等秦明回来的时候咖啡会凉，便没有过去而是走到一旁等着他们，刚站定没多久，手机传来了收进信息的提示音，他顺着屏幕滑开，信息来自人事科的那位旧识，上面只写了两个数字：

10/22